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章台柳 第十三回 入虎穴柳姬底節 訪雲台故友談心

話說沙吒利，投順唐朝，屢立戰功，竟承茅土。如今寶應皇帝，好生愛他，已封為歸義王了。他偏最溺酒色。何以見得，那日靜坐府中，說：「俺雖是番將，煙花心性，風月襟懷，府中頗有數十房侍兒，卻少一兩人可意。長安城中，只有那章台柳，色豔無雙，才情第一，到落在韓翃之手。向年俺院子，曾在法靈寺見來，訪得他近入此寺為尼，改名非空了。俺母一向好佛，前遭沙蟲兒去說，太奶奶請到府中誦經，他畏俺的勢，許著就來。倘若來時，卻也不問原由，只要從俺。沙蟲兒這般時候，如何還不見到？」沙蟲兒道：「他敢就到。只是一件，俗語說得好，一來莫惹油頭，二來莫惹光頭。他先是油，後是光的，不要惹他。」沙吒利道：「胡說，光則光著他，由則由得我。」沙蟲兒道：「還有一件，這風流行中，當以情親，莫以勢壓。老爺要近他，也放溫存些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俺家自有制度，你且去府門前打聽。」沙蟲兒道：「曉得。」且說老尼與柳姬，清早起來，說昨日之約，只得前去。迤邐行來，到沙府門前了，小心進去。柳姬道：「此來勢不自由，事出無奈，全望師兄調停，同來同去。」老尼道：「憑他怎生，決不可說出你相公來。」柳姬道：「知道。」沙蟲兒見了，說：「二位師父請進。」老尼與柳姬進來。見了沙王，只得叩頭，起來站立。沙吒利道：「你這是悟空老尼，那就是非空的麼？」老尼與柳姬同道便是。沙吒利道：「看他雖是禪蹤，自然冶態，正是那天生尤物，世不虛名。小尼姑，你方在妙年，空門冷落，不若在俺府中，吃些安樂茶飯如何？」柳姬道：「塵世無緣，禪心久習，難從尊命，請勿多言。」沙吒利道：「女奴們，只管捧妝奩來與他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已斷髮，將何飾妝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不是哦，你是個吹笙鼓瑟的佳人，辜負俺惜玉憐香的子弟。」老尼道：「哎，老爺你後宮翠繞珠圍，盡多嬌娥，那少這一個人，尚望老爺垂憐。」沙吒利道：「那老尼，還要勸他才是。」老尼道：「貧僧是老年的人了。況他是少年清修的人，我也難為主張。」沙吒利大怒道：「把老尼與我扯出去。」只見柳姬抱定老尼，放聲哭泣，說：「師兄，事當如何？俺是決不從命的。」老尼道：「他別是一般人，怎好勸得。」沙蟲兒向前，強把老尼扯出去了。沙吒利道：「俺方才是怪那老尼，不是怪你。你既有這般麗色，卻怎好錯過芳年。看你容如滿月，膚似凝霜，芙蓉帳冷，衾枕單怯，如何消受的。」柳姬背身說道：「我那韓郎呀，那知我今日遇此強徒，惟有一死相酬，別無生計了。」沙蟲兒道：「你轉心從了老爺吧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哀懷耿耿，豈肯輕從，休生妄想。」只見沙蟲兒慌忙上來，說：「奶奶走來了。」唬得沙吒利，離位跪接。柳姬在旁卻不知是何緣故。只見一個白髮老姬走來，說：「你們為甚事在此，大驚小怪。」沙吒利道：「呀，原來是母親。」叫沙蟲兒：「你怎麼說是奶奶來，弄我吃一大驚。」沙蟲兒道：「小的也說是太奶奶。」沙吒利道：「以後太字要說高些，好做定心丸。母親，這是法靈寺尼姑，孩兒喚來，服侍母親誦經。」柳姬見了太奶奶，只得稽首。說：「聞得見招，速來赴命。奈將軍太相凌逼，小尼堅不肯從，幸接慈顏，願求解脫。」太奶奶道：「原來恁的，看你愁恨鬱結，叫我慈悲頓生。」柳姬道：「為今之計，不如死休。」太奶奶道：「你快不要如此，只你一人獨歸，又恐中道打變，且傳壞我將軍聲名。料想女工是你本等，且隨我去繡幾尊佛，再作區處。」柳姬背身說道：「定計潛設，也未可定。我有個道理，他若強來邀盟，我只得金釵刺血了。」太奶奶道：「孩兒，你聽他說麼？」沙吒利道：「母親作成孩兒娶這房小媳婦罷。」忽聽得內院喊聲一片，說：「外邊是那來的個嬌滴滴聲音？」沙蟲兒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這真正奶奶來了。」太奶奶道：「孩兒，你又惹動媳婦性子了。」沙吒利著慌道：「母親，可救一救。」太奶奶道：「尼姑便隨我去。」柳姬道：「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」那時，跟著太奶奶，轉向後宅去了。沙吒利道：「沙蟲兒，幾乎弄出事來。」沙蟲兒道：「老爺，怎麼太奶奶不怕怎的專怕奶奶呢？」沙吒利道：「這孩子，你不曉得老婆的厲害。」沙蟲兒道：「老爺你長長大大，千軍萬馬，一些不怕，小小一個奶奶，到是這等怕他。」沙吒利道：「又不曉得，蜘蛛吞象，海青拿天鵝，這都是大怕小。」沙蟲兒鼓掌大笑道：「做官的人怕老婆，有許多解說。老爺為這尼姑，費盡心計，又打脫了。你可自數兒幾句，小的也續兩句何如？」沙吒利道：「狗才，你也對句麼？待我說來：狗受熱油又怕，蠶無桑葉空思。」沙蟲兒道：「老爺休怪，待小人續韻：吼動河東獅子，驚回海底鷗兒。」沙吒利道：「狗才，也會調嘴，可惡可惡，隨我進來。」按下不表。

且說李王孫，在雲台觀修行，果是真境幽棲。正當高秋暮景時候，只見自蘋風起天末，紅果色標林間。他說道：「俺自棄家來此，將及二十餘年，真個車馬絕塵，只與漁樵為友。數日前，韓君平有個書來，道是目今見訪。就卜他出處的事。他與俺原係金石之交，況負煙霞之性。既非俗品，又是舊友，倘若來時，未免相見。道童那裡？」只見一個道童，吃得醉醺醺，走來說道：「道童，道童，剔透玲瓏，常參北斗，別號南風。師父稽首。」李王孫道：「你怎生這般醉了？」道童道：「師父，小官們那裡不吃幾杯酒。自古道，南風之薰兮。」李王孫道：「師長之前，好生不敬。」道童道：「自古道，南風不競。」李王孫道：「休得胡說。韓參軍說來相訪，你去門前伺候，來時通報。」道童道：「曉得。」

且說韓參軍，領著車卒們，往華山行來。說：「左右的，前面有個牧童，問他雲台觀在何處？」眾軍問了一聲，那牧童道：「轉過那松林便是了。」只得轉彎抹角，迤邐行去。忽抬頭，看見匾字，說「這是雲台觀了。」問那道童：「李真人在家麼？」道童道：「鬆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。」韓參軍道：「今在何處？」道童說：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韓參軍道：「休得取笑，你去說，韓君平相訪。」道童說：「敢是韓參軍麼？我去報來。」道童轉去，韓參軍吩咐眾軍道：「你們都到山前伺候，不可在此打攪。」眾軍應聲迴避去了。李王孫迎出說道：「韓兄，請禪堂裡坐。」坐定說：「你高擢巍科，遠參名鎮，可喜可喜。」韓參軍道：「我等碌碌，因人成事，至如李兄所謂安石不起，其如蒼生何。當今賦黨雖平，皇輿未正，李兄雖守箕山之節，豈忘魏闕之心麼？」李王孫道：「韓兄，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了。我已喚醒黃梁，如何又迷蝴蝶。你說當今的人麼，猶如蠅集蟻聚，怎掛齒牙。惟有峰頭玉版，鼎中金屑，才是吾願哩。」韓參軍道：「下官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敬聞嘉命，頓悟前非。與兄相別數十年來，勞攘風塵，漸漸鬢添白髮，也就要辭了闕廷，願隨仙駕，覓個昇天之策了。」李王孫道：「韓兄，你又差了。看你塵緣未了，才略有餘，先畢運籌，方宜辟谷。此時候，正當展拓雄心，一腔熱血，腰間寶劍，誰為脫去。還宜持節功業，覓個萬里封侯。到老年來，俺才傳你仙訣哩。韓兄，你從行後，問得閩中信息麼？」韓參軍道：「向曾遣人尋訪，尚未回來。」李王孫道：「柳夫人落髮為尼，輕娥也來蓮花庵做道姑了。」韓參軍道：「輕娥如今在麼？」李王孫道：「數月前下山，去尋問柳姬了。」韓參軍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二人攀話不表。

且說奚奴，得了回書，急忙前來。說：「小人出得長安，聞知相公先已回朝。到華山下，又說在雲台觀了。」進得觀來，卻見主人在坐。說：「小人訪問夫人信息，卻在法靈寺為尼了，討得回書在此。」韓參軍道：「我已知道，回書前路去看。李兄，王程有限，不得久留，就此拜別了。」正是：

歡逢一旦成悲別，再把仙緣雲外結。

李王孫道：「韓兄，你若再來，只恐路(&~INNO;堯)天台空萬疊了。請了。」眾軍已迎接參軍，排隊而去。正是：

怨別自驚千里外，論交卻憶十年時。